

補訂 增注

續文章軌範

六之七
大尾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4
6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六

天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焦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林西仲曰武帝季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又奇木枝
旁出復合於上此對以爲休徵也應先分疏功德次
言當改元封禪以答天眷傳也無窮末以一角合枝
止形推其有外國來歸也應文中起伏有洗發有
照應步驟井狀西漢妙篇也愚按麟爲聖王也瑞非
登俎之物故篇中只言與獸而帝改元亦只名元狩

天字集



010190603437

與得鼎不同
必非真麟耳

按是對奏
土上甚與

此由是改
元為元狩

后數月越
地及匈奴

各王有率
眾來降者

時皆以軍
言為中

林希元曰
漢武笑君

也白麟奇
木之應似

非偶狀狀
謂之麟恐

非終軍所
對不無附

壽古奔字

縣懸同

罷疲同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林西仲曰因通篇皆稱武帝功德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

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休率南越

賴救林曰閩越伐南越帝遣王恢伐之未入境而北胡隨

畜薦居林曰薦屢易其處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太

將軍秉鉞單于犇幕衛驃騎抗旌昆邪右枉霍去病是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林曰總一句已上若罰不阿近舉

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而保祿罷者退而勞

力林曰勞力退耕也六刑於宇內矣林曰刑為法也○已

履眾笑而不足不自懷聖明而不專不自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林曰於明堂辟雍靈臺三宮中班政教有

六經封禪之君無聞焉林曰即古來封禪之君未聞有此

德可傳於無窮夫天命初定萬事艸創及臻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朕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林曰制定如制禮樂休徵之應如風

此言繼體之君有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息於勒成潤色

祖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林曰燔祭天瘞祭地郊宮

時五獻享也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靈也上合言神明此

而與獸來獲宜矣林曰既有功德又敬神明則神明

魯僖公十
五年六歲

此故

必報也

以休徵

此感應

之理所

必

會胡絨內
附亦率而

中耳

不足不專

二句言自

謙也

王世臣曰

其文若不

經息而尺

度音節不

失其年甚

少而老成

或不能及

真天與之

奇才也使

天假其壽

所就寧止

此故

魯僖公十

五年六歲

此故

此故

退飛過宋 狀者。已上言白麟奇木所以見獲也。故獨言異獸者以有情動物為重也。答武王中流未濟

氣逆驅而 飛也。胡安 國曰此宋 與也宋襄 公以公國 伯業六鷁 退飛不自 省其德也 后卒有孟 之執又有 泓之敗天 示人顯 矣哉。

未見于神祇 猶未 致祭 而獲獸以饋 祭 羣公咸曰 休哉 費其 祥 今郊祀

而通也 符合也 林曰與帝敬事也意相感宜因昭時 此言獲獸可規天眷

今日昭令皆 改定吉元 取其 吉慶 苴白茅於江淮 林曰苴藉也 所以編酒

發嘉號於營邱 林曰以功德陳 以應 緝熙使著事者有紀 于泰山而封也

焉 林曰上答天瑞且以傳于無窮 蓋六鷁退飛逆也 當進 反退

為白兔登舟順也 至為順 夫明闇之徵上 亂飛鳥下動淵 逆

與各以類推 林曰亂變常也感應之理不 今野獸并角明 誣後來吉凶可以物形斷也

同本也 眾支內附示無外也 林曰物形可斷 若此也應 至此方帶說奇木

鷁鷁同

始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

而族也耳 林曰又當有外國來歸不但南越昆邪而已此 所以為同本無外也義也 已上又推其所應

○報熒惠王書

從史記改本

樂毅

樂毅本魏人熒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也昭王子惠 王大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王悔也使人讓毅乃

報以書謝之 林西仲曰熒惠王疑樂毅用趙伐熒 此以小人止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若出他手哉答不

失也激昂必失之悻悻茲篇委婉纏綿用意忠厚敘 前此伐齊之功語語歸之先王毫不矜伐及敘騎劫

代將懼誅奔趙只開閉將吳王子齊成敗律事作吊 古感慨止詞隨即披瀝自己衷曲明其無他絕不侵

犯熒惠一語而去熒入趙也故其出於勢迫無可如 何此意可矢也天且矣尤妙在說自己處不但不肯

居功亦不設罪故篇首云數之以罪篇中云可幸 無罪篇末云臨不則之罪其不設侵犯熒惠也正是

交絕不出惡聲處其不設罪已罪也正是去國不潔 其名處此等文字總是一腔心血揮灑而成真有德

者之言也。李陵答蘇武書，既飾己罪，復責漢薄視此。何啻天壤。諸葛武侯出師，二表屢提出先帝似以此為藍本。武侯向以管樂自况，想平日必爛熟是篇胸中。耳國策原本字句頗有疵累，自當以太史公刪定為正。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林曰：召回之命。○國策佐先王之教費解。以順左右之心。

林曰：惠王書內有左右，誤寡人句。則左右不足於毅可知。恐傷先王，止明有害足下。

止義。林曰：無罪殺大將，非義也。故遁逃走趙。林曰：先殺不歸，變而降趙，止故。今足下使人數止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奉臣止理。

又不白，臣止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林曰：侍御即左右，不設斥。

言惠王故言侍御二句是通篇關鍵處。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者賞止。其能當者處止。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止。君也。

臣論行而結交者，大名止。士也。臣亦擇君。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鳳洲云：侍御二句一篇大指中，閉是說此二句。
李云：成功大名是一篇字眼。

最勝之遺事謂攻戰最勝之軍法遺事也

鄒云：此下殺當日君臣相得之功。鳳洲云：奉今承教止。語先後疊見，正是殺所以事先王之心處。迄今讀之，猶令人洞見忠悃。

舉動見有高世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魏。林曰：殺先王為魏昭王使於魏。根上論行結交句來。先王過舉，則止賓客之中，止上待止。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林曰：根上察。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奉無罪，故受命而不辭。林曰：以止事先王。先王命止曰：林曰：承奉令。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止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止，必與天下圖止。與天下圖止，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止，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地，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止，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朕。林曰：殺破齊止策歸功於先王之聽從，便得體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

讀史通鑑紀事本末

四

齊王昏王

歷音歷周
官遂師及
空抱歷註
曆者過歷
執持者名
也坊本作
磨誤

鄒云此數
段皆敘已
所以有功
於先王也
意

四句見文
法

稱先王正
見已之有
功處

詞重前意
不重前

反命起兵擊齊魏殺并護趙楚韓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林曰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齊王遁而走

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

寧臺燕行臺大呂陳於元英燕宮名故鼎反乎曆室西山云曆室當作曆

曆曆也室徐廣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林曰言燕之薊邱所植者有齊國汶上也竹句法倒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林曰敘破齊之功語語歸先王得體先

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封穀為昌國君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違

林曰把前段之詞覆說一遍以起下文不終之意呼應有情已上俱說先王畜奉之理與已事先王之心臣

鳳洲云此
處又應上

功大名成
意分明是

說惠王身
上云

此言已佐
燕之有餘

澤

李云援引
甚切而詞

法何等蒼
練

悽惋感惻
所謂長歌

哭動

聞賢聖之君功大而林曰最上成功也不廢故著於春秋

得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林曰蚤知先見也

言不毀方言得名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

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

令慎度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林曰言先王之功如此可謂善作善

始者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林曰不必

也上言先王大功此處自當轉入惠王身上矣若徑說惠王不能繼先業未免有碍妙在虛逗二句即借吳王子

胥點綴一番便寫自己心事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絕不提惠王一語真神筆也

王遠迹至郢夫豈弗是也賜之鵠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

先論之可以大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

通鑑卷六

五

三段詞語。頓挫最有文法。茅云交絕四語古今為名言。鳳洲云以戰國反覆此世而有如殺觀其言數奉教于君子則其所學必有自來矣。

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林曰：蚤見應上蚤知也。士句化國策作改，謂變其行也。子胥無先幾，止明至。夫免身大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上計。以不有改行他通。也。林曰：免身於罪而能大功於齊，以光先王也。舊烈不必去，入銷是其本意。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林曰：受反聞蜚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設出也。林曰：去焚奔趙，測止重罪，又幸，焚止敵使。趙伐止以為利，非義甚矣。臣聞古止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林曰：此輔趙伐，焚以存厚道。恐侍御者止親左右止說不察，疏遠止行，故設獻書以聞唯君王止留意焉。林曰：應上，不察，不白二句，上就召焚止時言。此就入銷止後言。林次崖評。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之蘇張，皆是對面大談，無以書寓書論事，首見於鄭

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狀猶與其臣未與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咸祖為止，是皆弗獲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枚乘賈誼輩，雖不越國獲面於君，皆以書通矣。

○○遺愛將書

魯仲連

夔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夔，殺騎劫。林西仲曰：殺夔齊，律事作案。初，夔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夔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設歸。林曰：欲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勞，久而聊城不下。林曰：欲下齊，又有碍。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愛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林曰：虛提三句，作冒。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夔王之無臣，非忠也。林曰：怒讒不歸，佐夔是先身後君者。殺身

倍音背

應前忠

續文獻通考卷六

應前勇

俗同二字

語簡意盡

在常人必

用許多字

此句法也

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林曰聊城受攻而不能解必至喪地殺身似怯以滅

者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林曰不知相時定計大功名以傳後世是倍時棄利

同也林曰以生榮辱尊卑貴賤見下文言生榮尊貴是利

亦不可賤顧良怯致失事機同於世俗也此段畧

言其繁以起下文意重在背楚歸齊故去忠臣一句為提

智者而以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陽平

勇士帶說以為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

而堅守也林曰濟北即聊城齊計利害之大小故頓兵於

也今秦人下兵魏不設東面而魏退橫秦之勢合則楚

橫史記作

衡

國之形危

齊善秦成

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也

林曰右壤即平陸言楚魏兵若不退齊亦顧不

得南陽平陸必息得聊城上楚攻南陽六句今楚魏交

退莫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林曰規計慮也莫不救聊城

如兵則攻者力銳申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相持待即臣

見公之不能得也林曰不能得志於齊齊必決也於聊城公無再計

林曰齊必不攻聊城而不攻不可計圖僥倖也彼莫國

此段言守聊城而不下必辱將至不但卑賤而已

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林

為廉頗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林曰廉頗圍壤削王因為天

下戮公聞之乎胡揆曰極陳蒙亂有許君意思說出根本

狂蒙都者或因恐動莫更用命二也國法不振失地無討

歸路其寬三也故國無政不足更入當棄亂東游四也

栗腹將

栗腹乃後

時事此書

擬作無疑

狀其人意

氣橫溢肆

筆而成不

暇點檢細

處此太史

愛其土里

而畧其北

高

卷六

七

距拒同
解同
北背同

今冀王方寒心獨大大臣不足特國敵既君民心無所歸

林曰應上冀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

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

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
林曰此段言冀既亂救兵不為罪故為

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冀王冀王必喜士民見

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
林曰未敗歸冀名猶

可上輔孤王以制羣臣
林曰應上冀王寒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
林曰應上國敵既矯國革俗於天下
林曰是上輔功

名可大也
林曰此勸其歸冀可以免意者亦捐冀棄世東

游於齊乎
林曰棄世棄請剋地定封富比陶衛
應劭曰魏冉封陶商

勸止歸冀
動止以利
此段皆誘惑冀將止辭非實事也
胡云意思明快詞句老練

鞅封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林曰此勸其降齊可以免倍時棄利

止失是二者顯名厚實也
林曰歸冀顯願公熟計而審處

一也
林曰二計必有一可當即決擇而處不可慮二國也

以得生榮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

尊貴也利
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

大榮名
林曰又恐冀將以叔守為節棄
管者管仲射桓公

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从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

三行者鄉里不通也
林曰羞世王不臣也
林曰棄仲

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朕管子棄三行止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
管仲行大威曹沫為

結上意

此下引古人為証
王云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權勢為厚利者也其一魯仲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六

連真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也於義雖不設知狀而連紹遠矣
林次涯曰：軍守聊城不能下得仲連此書不忍背焚而自殺其賢過於田單信乎為天下士矣

故哉曰

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不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林曰守定戰陳不去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會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越傳名後世曹沫行大威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於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為非智也歸重智字故以智字結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大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讓相敝也公其圖也林曰總收管仲曹沫

觸音讀

文選集成
復復其首
異志不為
發用與上
見發方有
發明
又三疑疑
其欲自王

二事以明愛將守聊城不足為節棄聊城不足為恥愛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觸而去觸弓衣倒也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厄仲連也林曰以贊仲連作結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按漢書鄒陽始事吳王濞因諫濞邪謀不納遂去之梁從梁孝王游孝王客羊勝公孫詭欲使王求為漢嗣陽爭以為不可勝詭譏之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故上此書書奏孝王大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狀徒虛語耳林西仲曰忠信二字是此管荊軻慕愛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師古曰精誠感天故白虹貫日狀太子尚疑而信也林曰軻待客丹畏其改悔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也衛先生代白起請益兵糧夫精滅趙秦王惑於應侯不聽

誠字

王許久切
王工也

要上二事
殆不足述
特為這兩
句設以起
下文耳
暫收上意
如長堤一
障百流俱
注大有力
量

誠變天地而信不喻兩王豈不哀哉悲古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變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林曰點出自管王
人獻寶楚王則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林曰忠信是以其
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林曰知幾願大王察王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所
為熟祭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鳩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林曰
所無事也所有此因梁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林曰已
欲殺之故又添此四句
以忠信下獄願王熟察其心勿語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置之成作三折而下成一大段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林曰以己新至梁故引是語故樊於

藉假也

師古云惡
謂讓毀也

茅云文字
燦爛翠羽
明珠自是
奪目
自語有曰
至榜於淨
辭哉皆反
復由明知
與不知意
以諷王也
知己

期逃秦也藉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也魏臨城自
到以卻齊而存魏齊臣王奢亡至魏齊伐夫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魏也所以去二國於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林曰隱隱喻己去吳游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為愛尾生獨為愛白圭戰於六城為魏取中山
林曰白圭為中山將以何則誠有以相知也林曰以與
六城逃入魏為拔中山故薄彼而厚此隱隱喻己無功於蘇秦相愛人惡也愛王
吳而公梁必有所以報梁也蘇秦相愛人惡也愛王
愛王按劍而怒貪以馭驥林曰怒誦者而白圭顯於中山
以拔中山而顯人惡也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林曰反贈
珍以與蘇秦白圭相知故因誦而益厚隱何則兩王二
隱喻王聞羊勝公孫詭也當待己反厚

讀一畫凡范

折晉管史
記作折

方廷珪云
故字妙卻
承未句為
起不擇也
攝西漢身
有此境界
又云孤獨
二字又是
下半篇眼
目

國語
成城眾口
樂金

入朝見嫉
又是此段
至意以下
皆覆明此
意而未以
三君不惑
於眾口者
技也以諷
王

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林曰總收相知之意已上言古人以舊主也
不知而去舊國以新主也知而入新國既入新國必圖報
効其主雖聞有誦也者遇也益厚方算得相知也漢作二折
而大成故女無笑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恐
其管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拮脅折齒於魏卒
為應侯林曰被嫉妬者未嘗無用此二人者皆信必朕也畫捐朋黨也
私挑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附所以被入
嫉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人殷末徐衍負石入海周末不容
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正人寧死不
其君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三人者豈素宦於朝俗譽於左右朕

斷續處所
以為佳

偏聽生奸
又是此段
至意而以
公聽於觀
者收之以
諷王
上面文意
凡三大段
至此方收
轉說梁王
身上去朕
不能盡舉
姑舉由余
子臧以觀

後二王用也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林曰明主用人亦不借私交也口已上承
不免於嫉妬以其不肖由私交進身也明主知之亦不以
私交用人隱隱喻己不苟附羊勝公孫詭之意作二折而
下成一大段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管魯聽季孫也說逐孔子
宋任子冉也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此偏聽獨秦片
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
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也浮辭哉公聽於觀垂明當世故
意合則故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
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

此段先以
聖王提起
方轉下言
齊晉晉用
士秦越用
士不終卒
歸誦梁王

兵彊一本
作太彊

墮一作隱
慶一作變

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蒙子之齊田恒皆最親近而能害主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林曰皆與武王疎遠無涉者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林有善必為不拘形迹夫晉文親其讐而彊伯諸侯。披寺人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仲管仲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僭也。實心待人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始而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憂於士。慶吝也用人有始終則桀

也。沈也。沒也。

聖離吳事見呂氏春秋

輪困離奇委曲盤辰之貌

先容一作先談

茅云只此六句撮揮詞氣恢廓文字奇崛

句句昭上有利刃

也。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盜跖許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林曰勢非跖而德非桀朕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林曰士無不樂為之用矣。已上言所而及也。作四折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而下成一大段。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底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容加飾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階珠和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也。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諂謂省文也
與語音切
者別
磨磨同惟
磨磨至近
之地

言聖王以規後世此段先以階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伏甚佳鳥集二字用尋奇上而長譬曲喻至此始明目張膽而正言之

眇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林曰士不見用全在入主左右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考之陶家名轉者為鈞聖王用人猶自運而已故秦皇任中度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信左右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不拘於秦信左右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取用鳥集句今人主沈諂諛止辭牽帷磨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鮑魚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林曰已上言士右非聖王用人之道隱隱喻梁王用人不當聽信羊勝公孫詭之言作三折而下成一大段臣聞盛飾

底厲砥礪
同
名號猶名
節
師古曰回
耶也

此言已終不肖賊志求合以結止垂其自負殆不小矣聲氣逼人真足起坐

漢書李陵
字少卿天
漢二年陵
率步卒五
千人出塞
與軍于戰

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正人必不肖有絲毫苟合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佞勢之賢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林次崖評意思層層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滾滾如萬里黃河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朕其開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也習蓋值聖祖學絕也殊但取其長未可以少疵短也

胡息泉評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於偶儻蓋其病也朕其論諛毀也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林西仲曰

力屈乃降
匈奴中與
蘇武相見
武得歸為
書與陵令
歸漢陵作
此書答之

節者李伯
陽入西戎
所作捲葉
為也
邊聲節曲
馬鳴鼓吹
止屬
臨年臨秋
也年謂若

域猶云居

一念念及
母妻見殺
事

管者謂故
舊也

鞞音鉤聲
捍也
毳此芮切
毳懷壇帳
也

問聲聞也。○敘子遠。北與國管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一
依林曰敘已雷外思慕止切。管者不遺棄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林曰慰其遠羈
此苦誨以歸漢止義。有踰骨肉陵雖不敵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
今日身止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韋鞞毳幕
以禦風雨居處。羶肉酪漿以充饑渴飲食。舉目言笑誰與
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寒極但聞悲風蕭條止聲涼秋九
月塞外艸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
嘯成羣邊鼓四起晨坐聽止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林曰總收上文言可悲如此我獨何心安於外而不思歸漢乎與子別後益
復無聊林曰夏難自遣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

頓挫有法

用左傳取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也子歸受榮林曰應篇

以為大戮句。我雷受辱辱在命也如何林曰漢書公孫敖捕得生只言李將軍殺為兵

以備漢於是陵母弟妻子皆伏誅李將軍乃李緒也漢誤

誤殺故身出禮義止鄉而入無知止俗論為辱違棄君親

止恩長為變夷止域論為辱傷已命止今先君止嗣廣止

更成戎狄止族受室也又自悲矣命又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林曰不察明孤負陵心林曰心即下文所云區區

區區止意每一念至忽狀忘生林曰自恨雷陵不難刺心

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于我已矣林曰全家被殺身

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止人見陵

胡云降虜
何功罪亦
不小

鄒云此強
詞

集成曰謂
愁苦之言
聽之使人
不歡

先帝謂武
帝陵作書
時是漢昭
帝也世

武帝天漢
二年李陵
敗降虜

馬
也新羈壯
也

樂音洛

自管先帝
至豈易為
力哉是一
大段敘已

成功之難
與見敗之
故而未以
高帝自解
文勢從橫
不可摸捉

茅云狀猶
兩字疊用
四次見成
功之難此
章法也

集成云比
前此只用
偏將領師
不同

漢書陵與
單于連戰
士卒矢傷
三創者載
蓋兩創者
將車一創
者持矢上
卒月命皆
扶其創乘
其痛爭為
先首而戰

從空也空
首奮極無
復申肯

賊臣謂管
殷事詳李
陵本傳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與方之樂祇令人悲增
 切怛耳林曰以多此一故不即外不知者以為甘心於
與方而慰以富貴之樂其實反增許多悲愴耳
 已上敘見絕於漢使不嗟乎子卿人也相知賢相知心前
 得歸久辱於外之苦
 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管先帝授陵步卒五千
 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止
 師出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林曰伏疲止句○王丹麓曰
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
 所加之外見其遠耳舊註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
 以漢配天特笑其名謬也
 乞止兵當新羈之馬狀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滅迹掃塵
 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
 此時功難堪矣敘初戰
此功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

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狀猶扶乘創痛決命爭
 首爭為前進叙再戰此功於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狀狀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林曰敘連戰之功皆
極言其難為力處能
 為為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林曰極言苦
戰一段精誠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復欲引還而賊臣敘止遂復復戰故
 陵不免耳敘戰敗
此因管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
 止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狀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
 陵者豈易為力哉林曰勢處於不得
不敗其罪可原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

茅云數語
婉曲頓挫
亦善自文

此段借喻
明不欺也
故狀畢竟
難比范曹
林云既已
為臣而又
殺之是二
心也豫讓
不為前輩
已有定論
報恩國主
之言皆假
托耳非忠
也

以不成漢臣皆責其狀陵不成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也
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狀
陵不成人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
虛死不如大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管范蠡不殉會稽之恥
曹沫不成人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等區區也
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去而怨已成怨陵以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林曰致陵不能遂
負恩之人無以自白惟有對天搏膺而哭耳已土出戰
而敗由敗而降層層細殺痛發上文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孤負陵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管蕭樊囚執韓彭趙醢鼂鎔受戮周魏見辜周勃魏其侯寶嬰

酢菜也以
米粒和酢
以漬菜也
又菜肉通
稱醢肉也

向註二子
指賈誼亞
夫

武雷北胡
十九年始
歸

鳳洲云蘇
武賞不酌
功而心無
怨是不見
君父也非
所以為忠
臣與季陵
矣

其餘佐命大功之士賈誼亞夫也後皆信命世也才抱將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故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展彼二子也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二子謂陵先將
軍廣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從失貴臣之意衛刎身絕
域也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管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被雷至於
伏劍不顧衛律勸降武流離辛苦幾死漢北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母外此天下所希聞古
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

茅云詞雖過激狀文勢頓伏波瀾騰湧自不可及

鳳洲云陵謂漢亦負德其忘君之罪必不容辭狀詞氣豪邁雄視萬夫如其文而已自不可及

二百萬佐不過典屬國無尺土封加子也勤而妨功害能也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倭也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從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也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林曰二句總收上文起下管人有言雖忠不烈視人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能復眷眷乎林曰漢亦未必能眷念子陵而不負德也男兒生以不成名外則莽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也人以為異域也鬼長與足下生於舜矣奉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霍光上官桀足

文選集成復報也謂報前日武所惠之來書

茅云孔明屢以先帝託臣為言直是明已可託以釋後主之疑且有箴規意字眼安得好

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望再答書李陵頓首
鄒東廓評此書意多謬妄或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林西
兩立則偏安是一串說玩下文便知此以天下大勢言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朕不伐賊王業亦不惟坐而待亡林曰與伐也林曰是故託臣而弗疑也林曰偏安亦不能久故以伐賊為託而不疑此以西蜀利害言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息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溪入不毛并日而食

林曰勞不暇食兩日惟食一日止供坊本

作并兩日糧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上

為一日食誤偏安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林曰冒危難二字是一篇之綱而議者

謂為非計林曰議者之意不過以師貴今賊適疲於西

蜀又務於東曹休為陸遜所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於日月謀臣淵深朕涉險被創伏指

胸傷危朕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林西仲曰此段言成王業者無坐定劉繇王朗各據州郡繇據曲阿朗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

疑滿腹眾難塞胸暗喻議非計者不可聽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

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林曰此段言失時不戰必至以國資敵應上坐以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朕困於

南陽征長險於烏巢討袁紹危於祁連征西域偏於黎陽攻袁譚

幾敗北山遇趙雲始於潼關討馬超朕後偽定一時爾

林曰偽定非實定一時非久遠總况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此臣之未

解三也

林曰此段言不冒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林曰按三國志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則昌霸乃人名坊本解作地名誤四越巢湖不成

林曰征孫權軍居巢二句暗喻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也

李服事未詳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也

林曰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殺二句暗喻誤用馬謖也失先帝每稱操

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朱舜水曰六未解始上議者謂為非計始下難平者事難可逆

二人俱是靈帝時太守

料明是解釋分何胡氏作懈字穿按朱說似穩當或云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偽

孫策孫權條別利害纏纏石畫而諷諭也意不一而足非識時勢者不能言非抱貞忠者不欲言也

合肥東南巢湖在焉

東漢曰蜀
有無當監
胡三省云
無當蓋蜀
軍部之號
言其軍精
勇敵無
能當者故
名官曰無
當監又吳
有無難督
胡三省曰
吳主置左
右無難督
兵據之則
所謂無難
無當之類
為軍號也
明矣
文獻通考
兵考云昭
烈初置五
軍其將校
畧如漢而
兵有突將

讀表至卷
趙雲一段
讀詩至杜
陵論孔明
詩真足墮
淚所謂伯
仲之間見
伊呂指麾
若定失蕭
曹運移漢
祚難恢復
志決身殲
軍務勞瘁
嗟孔明之
用心亦苦
矣朕唯杜
陵知孔明
之心

此段言用兵
者勝不可必
自臣到漢中
中閉暮年耳
朕喪趙雲陽
羣馬
玉閭丁大白
壽劉鄧銅等
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
林
皆病成者坊
突將無前
林曰有衝突
之才無人出
其右者
本作戰外誤
蓋勇將也疑
當年營中有
此名號
坊本作衝突
將無可
實叟青卷
南征所得渠
率實音悰
散騎武騎
前者但下文
恐接不去
皆騎
一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
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二
也當何以圖
敵此
臣之未解五也
此段言不乘
時出師待精
銳既盡之後
欲出不能矣
今民窮兵疲
而
事不可息
林曰用兵
總不可已
事不可息則
住與行勞費
正等
林曰
守總焉而不及
早圖之欲以一
州之地與賊持
久此臣之
未解六也
林曰此段言戰
守勞費相
夫難平者事也
頓一

無前實叟
青卷散騎
武騎之引

文選集成
云讀此數
句可想武
術純是孔
門家法洵
三代以下
一流人物

兩舉曹劉
難料之事
一篇意思
全在末一
歸結可見
忠肝義膽
茅云鞠躬
盡力幾語
名宰相也
見名宰相
也

句起
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
是漢
敗
朕後先帝東連吳越赤壁取劉舉兵北征
夏侯授首林曰斬夏侯淵坊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本夏侯悻誤
是漢
敗
朕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荊州
孫歸蹉跌先王為
此成
敗
曹丕稱帝又是漢
敗
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朱晦菴評孔明出師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朕觀
後表所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伸討賊之義盡
扶孤之責直足以
風萬世為人臣者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
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張南軒評雖不奉功業未就中道而殞朕其扶皇極正人
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

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密

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夏通人密養于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大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母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及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林西仲曰前述其孤後述其病見祖母撫養之恩不可忘伏下

臣無祖母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同衰祚薄祚福也晚有兒息兒

則幼不足任外無期功強近之親林曰強近強也內無應門供養可知

零丁單身也韻會伶行獨行也

首敘華苦心情固非用心離刻然句調自是有法集成目至于成五四字粘下讀

陳晉優禮止典

漢書註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洗馬乃東官官職比謁者太子出則當直前祛導威儀猶言先馬也

狼狽相依而行一身不能自主

五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林曰既述家無次丁又述祖母病久見侍奉不自今始伏下祖母無臣二

句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

榮舉臣秀才林曰舉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林曰辭過兩次

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林曰除拜過兩次以其孝故除太

子官欲其以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

具以表聞辭不就職林曰又辭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林曰不允

職而慢上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情既不忍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勢又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林曰事在兩難之際不得不再具表陳情矣自逮奉聖朝至

揚升庵云：嘗見佛書，引此文，為朝作燕朝，蓋密之初，文也。為朝字，蓋晉改也。以入史，耳。劉靜修詩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今伯祠記，動人。

處執不得，不如此。盤桓不進，貌出易經。迫切之情，堪以流涕。區區猶勤，勤也。言夏婉曲，動人。

惺惺朝字，惺未見此。

結艸見左傳，魏顆獲杜回事。

輟耕錄云：謝君直先生，於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澤蘭，枝文發策，問權姦誤，國籍氏必，公忤實似，道敗與國，軍三年過。

此敘朝廷徵召止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林曰：漢文帝而自已進退之難。短喪以來，皆

以日易月，至晉武復三年止舊。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林曰：矜育，故臣哀老

得盡孝。况臣孤苦，尤為特甚。林曰：况臣以孤苦，止人親老，當養無可窮貸，尤宜矜恤。

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事蜀先王官，本圖宦達，不矜名

節。林曰：前既非擇，今臣以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老氣息奄奄，病人命

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遺。林曰：言臣

祖母撫養而活，祖母之命，今需臣侍奉而延。臣密今年四

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前太守達，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

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卒，保餘年。臣生

當隕首於當結艸，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鄒東廓評：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者以一言止失也。畧此而觀全文，則孝心興矣。

卻聘書

謝疊山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嘗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

仕漢，茹南山之芝，亦嘗知高帝之恩。林曰：此處提兩箇，况

蒸潔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林曰：薇並非蒸糲，止比西山

不感大元之赦，某屢矣。林曰：按宋史，元召師夔，狗江東先生，

敵得還天
兵南下郡
城清毒家
八關至元
二十三年
御史程文
海軍旨留
參知政事
魏天祚復
被詔旨集
守今成將
追感上道
臨行以詩
別常所往
來者曰雪
中松柏愈
青青扶植
綱常在此
行天下豈
無幾勝潔

唐順正曰
其詞甚厲
其志甚決

唐石山至元甲申歲詔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
有忠於所事者悉宥之

連蹈東海而於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林曰不此魯仲連不

願為秦民日游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

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

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

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林曰四句根游民二字來為輪為

彈與化徃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林曰終其身惟如此而

論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義而前徃縱大元仁恕天涵

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應上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林

自愧非義無其與太平艸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

成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於此日猶生之年感恩

感德天實臨之言於不設忘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成

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林曰合義不先民廣其說曰慷

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言所以不

宋史氏評謝君欽最以全臣節宋末也卓然者也

翁正春評謝君山發迹微遠二十餘年不蒙任用及遭宋

極國難既送母汗濱乃授命豈以知

林西仲評恩與義二字不同恩有公有私義則在天壤間

如恩若論起大義除卻不享二姓之外別無他

說文文山黃冠歸故鄉之對意亦如此狀非義

理精熟者未易解也此書坊本多不載所答之

人或註作報魏天祐余攷宋史乃報丞相劉忠

人閉不獨
伯夷清義
高便覺生
堪捨禮重
方知於甚
輕南八男
兒終不屈
皇天上帝
目分明夏
四月至京
師不食死
年六十有
四殊八月
子定之奉
極歸於前
人謀而顯
止曰文節
先生謝公
墓嗟半伯
夷叔齊在
周雖為頑
民在兩則
為義士則
謂數千載
後有商義

士之風者。復見先生。曰宋也。通播臣曰大。元遊情民。曰宋頑民。曰大元也。逸民比其。所願所。性論彈虫。臂盪肝亦。混用莊語。其閉不見。痕跡圭角。溪味也。則有激。稟不可犯。也氣而亦。得危行言。遜之意。

續文音軌範 卷六

齋書耳。全文計一千二百餘言。此其中段。節畧也。至何面目。見大元句。一段已畢。以下係全文。結尾不知何手。摘來徑接於此。細玩。微有痕迹。但全文中亦惟此節畧。數語為最佳耳。先生大節。與文山。並稱不朽。後為魏天福。逼其北行。其友張子惠。贈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此則先生從容就義之時也。劉忠齋乃先生座主。德惠受聘。豈不塊殺。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六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續編卷之七

開字集

明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漪園先生 魚竑 評閱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註校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 校訂

小心文

樂書論

太史公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殺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

紀句便見。遷知樂之本。

續文音軌範

卷六

井賣園司書員

此段意思
深邃

應前面意
此段意思
明快且舉
禮樂並論
是皆容形
至法至當
不易之論

和正義肉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傷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心依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音使人樂善而好施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

結更有意味

王慎中曰
千古名言
一字不可
增減

茅坤曰此
篇僅僅百
字而意獨
精到

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道仁義之言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

詩有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狀心鄉往之引起下文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林西仲曰讀其書而鄉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雷也不能去云林誼其居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林而鄉往君王以其位賢人以其德孔子布衣不必為君王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不止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曰林

折中折斷其可謂至聖矣林曰非天下賢人設此

林西仲評為夫子作贊若提起道德來請問從何處說起此惟緩緩引詩自述莫測高深僅有嚮往之誠

故讀其書也。以想見其人為嚮往觀其廟堂也。以低回不去為嚮往。總未道着夫子一字也。狀

後以天下有德而貴有德而賢者互較一番見他人不過一時之榮而夫子乃萬世之宗未嘗

六藝折中亦就入之嚮往上說忽以至聖兩字作結而道德之尊已在其內何等省力此極輕

極鬆之筆

○○范睢蔡澤列傳贊

太史公

有筆力有氣勢

韓子稱長袖善舞弄錢金賈信哉是言也林西仲曰二言皆言有所藉以

行其才者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林曰一切猶言皆狀遊

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林

所謂本
作所為

所說之國屈於力少不能行其計策所以不遇○無所藉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

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與也林曰秦強易於建功有所藉以行其才正

合長袖善舞多狀士亦有偶合林曰才雖貴有所藉必須國君用之方可所以偶狀

遇合為士者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林

不狀有才而不見用于狀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林曰若不

強國亦無可如何也遭于困厄未必能激而入秦是其得所藉以行其才亦士之偶合耳本不能自必也

張耳陳餘列傳贊

太史公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林西仲曰以其狀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狀信以成即傳中所謂刎頸交豈顧問哉林曰不待回顧再及

樓云三個狀字為轉語當看

王偉曰四相字相應

皆有意

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
豈非以利哉林曰利字是贊中主腦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林西仲評二人之隙由於問張壓陳澤之久而陳餘怒解印綬張耳不讓而佩之也時客云天與不取之說皆以利言厥後相滅必至之勢龍門提出利字作眼因推原其失責其不相讓故取讓國二人作斷而班孟堅獨削去結尾三句便覺無味俗本反稱其勝史記甚哉讀書體認之難也

○○崩通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崩通一說而魯三雋其得不烹者
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
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炀以來禍敗多矣管子翬謀

應劭曰三雋者烹也
會其敗田橫驕韓信是也

此句一篇眼目引伍被當誅以明崩通之幸又開此二

句則文勢優游

歷敘利口之禍句法蒼健文勢層層讀之見其步履謹嚴不見其贅是老學老識文字

首敘傳喜之迹此十六字尤的當見喜去朝氣節

桓而魯隱危纒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
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潛晉夫莖啜李園進
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
宋座於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
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言傳喜書

何武

右將軍傳喜太后從弟后不欲喜輔政以師丹為大司馬武上書復進用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
眾度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議論不合于定陶太后京帝母
故退百寮莫不為丹恨也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四句一疊
說下後只
申明子玉
句亦是一
法
又引証申
上意方到
此總收
茅云有關
世教文字

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捋以故楚跨有
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將則文公側席而坐
及其外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
閒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太子朝陛下之光輝傳氏
之廢興也

丁南湖評 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爲大司馬則其節
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功澤
在生民且此書敷奏詳切援古証今不避太右
侃侃陳辭漢末人材斯爲類波之砥柱矣而卒
成于莽
手惜哉

茅鹿門評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淡得奏書之體且中間
詳多曲折許劭操縱須三復讀之纔見其佳

梓人傳

柳柳州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封叔名瑾子厚妹婿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

隙字而處焉林西仲曰隙字空屋傭以力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林曰

日尋十丈曰引皆所以量度也伏下專其心智句家不居龍斷之器林曰龍斷石也斲力鋸斧

斤之屬伏下捨其手藝句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方短長之宜林曰尋引規矩繩墨二事皆用得著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林曰

此器自己卻用不著捨我眾莫能就一字合眾工之能以爲能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

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

嗜貨者林曰牀闕足而求他工數語正見其不奪眾工之

側勢出之此運筆之巧處坊評或謂其後京兆尹將飾官

茅坤云一篇議論就包含在此數句內而吾善度材吾指使數字尤見大意

步驟甚工

能可謂曲
敘梓人之
盡

兩句收盡
前意

一本姓下
有與字或
佗姓氏
圖全也周
也通作環

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大
 嚮也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
 能舉度材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
 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三量
 設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指使而羣
 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
 焉既成書其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執用之工不杜列余圖圓視大駭狀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林曰圖視始終周視也○已生細敘梓人之能因下文逐
 段分應體涉太方此處不得不用曲筆初見而問繼見而
 笑三見而駭無數波瀾看來又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
 是一氣滾下此文中三味也

瘼笑再三
乃轉下去
有歎動時
相意
意思始露
出

齋本佗齋
來從佗來
者而而藏
也按田夫

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林曰知體要三吾聞勞心者
 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
 其智者歟林曰又以其役羣工而歎之○勞心根上心字
 手藝文雖三疊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
 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林曰王都中自下外薄四海
 有方伯連率帥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史又
 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林曰王都外自上猶眾工
 也各有執技以食力也應上羣工受彼佐天子相天下者

謂之奮夫
書亂征奮
夫馳註奮
夫主幣之
官詩小雅
田峻至喜
箋田峻司
奮今之奮
夫也亦雅
註疏田峻
在田司主
稼穡故謂
之司奮漢
及東晉亦
有此言史
記虎圍奮
夫正義曰
奮虎圍百
官表有鄉
奮夫此其
類也

已下以幾
個猶字比
說
茅云委任
羣職卒以
坐享成功
彼秉鉤持
衡之相何
憚而不為
耶聞子厚
之言可以
省矣

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應上梓人持引杖度材會眾土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曰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狀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林曰頓此句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此段反說
不通相道
者照上有
力
文法比上
較長正得
末掉之法

以王為室
者險人君
任相又別
有一種奇

名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應上梓人以姓字書上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必知此纔算得做相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自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肢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林曰總反總應其意重莊不知大體奪林足一段非布景生波閒話也○已上六段皆言梓人之道與為相同或曰彼王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如彼策室

也。音否。毀。

續文音車輪 卷七

於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狀
出小雅。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
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修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擇人耳其或
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吾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擇人之道類於
相故書而藏之擇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四字出考工記
言審察五材之
曲直及方。今謂之都料匠云。解釋人二
字形義余所遇者楊氏潛
其名以姓名
結之

聖王得賢臣頌

王褒 字子淵

起句有策
體
略敘幾句
而意亦了

此二句乃
一篇總腦

集成曰蓬
次艸名所
以覆屋者
胡廣曰五
始一日元
二曰春三
曰王四曰
正月五日
公即位
勞苦骨切
勞極貌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
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王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纒也獸毛
也毳也被服也純絲
也。繒布羹藜吟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吟食也
糗麥飯也大牢
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
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雖狀設不略陳愚心而抒申情素記曰恭惟春味法五始
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
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
之始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繡舍省而
功施替器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
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

續文音車輪 卷七

文選集成
作忽若驚
泥劃塗註
筆記謂加
帚於已洒
之地劃塗
猶畫泥皆
形其易
表音子
齒五巧切
與絞咬同
靴音灑
革也

易治也
嘔音嘔
喻和悅貌

國風俗通
云三王始
為獄夏曰
均臺殷曰
笑里周曰
囹圄
吐哺握髮
必歸之周
公如李幹
蒙求是也
不知先有
大禹蓋嘗
一饋而十
起一沐而
握髮矣見
淮南子

茅云工用
相得句人
馬相得句
與下文聚
精會神相
得益章意
相聯屬其
借容形王
之法

此又一段就
此一喻
聖王說

越砥斂其鏑樸劍未理者淬燒劍令熱漬于水中以取其利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鏑劍刃也水
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筆記塵塗易也如此則使離畢督
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于行胸喘膚汗人
極馬倦及至駕齒膝驟乘旦俱良馬名王良執韉韓哀附輿俱善御者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
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
給以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糞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淒滄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外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引古來証

九九即算術

運音咨行
相及也與
還不同
就賢臣說

說出君臣
遇合意思
大畧都盡
而格言清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管周公
躬吐握之勞故有囹圄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
之功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
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
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
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
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
相選而萃至矣由是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臣亦狀管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烟誠則上不狀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屠牛百里自鬻甯戚
飯牛惟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王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句閉見疊語及覆韻讀一唱可
以三嘆
此段合聖主賢臣說
又生一喻
至此方正說聖賢相遭之不偶

說音悌

引喻切當

則見聽進退得閱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
本朝離蔬釋躡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
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
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螭蟀俟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篇思語辭皇美也
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夔稷契
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章雖伯牙操遞鍾琴逢門子鸞鳥號翠逢門善服射者上鳥號黃帝弓名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狀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此又一譬

字字驚心
言言刺骨

此段得徹
戒之意非
徒文而已
按宣帝是
時使王褒
求金馬碧
雞之神故
褒此頌及
之度幾所
謂其言者
得諷諫法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
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
游自狀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
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
狀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
也

章大吉評

此于漢文當列丙科以
最切舉子業錄之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公

起句便含下滿招損意。

有左風

茅云此段抑揚悲壯令人感激

此言其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林西仲曰重人事是通篇主意。

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林曰起得失為下文論斷之地。兩所以字便就人事上看。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冀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失。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冀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林曰應篇首盛字。生下憂勞大國句。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

引書証得失自人之理應冒頭意。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如此。收拾甚警策。

茅云大意正大有法。以此數句加之寬饒

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天下沾襟何其哀也。林曰應篇首哀字。生下逸豫亡身句。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林曰應篇首人字。生下事句。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狀之理也。應篇首理字。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外國滅。為天下笑。林曰抱前生。後筆力雄宕。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與蓋寬饒書

度子王生

明王知君潔白公正。不與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佐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息。當世

何辭許穎陽云

直以人臣大義規之

意自雅切拂音切

明目張膽議論

此書之正意

筆力句法俱高

此又以保身從動也

止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

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

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

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

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詞文足以成君之過君

不惟濫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

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哉省覽寬饒不厭其言

鄒東廓評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法使寬饒能用書之言必不至於取禍矣噫王生識時之士哉按此蓋以危行言遜望寬饒也朕則宜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夏平聲

煬音陽火熾猛也作煬誤
指精音脩髓飲會調和此具

此等議論大有意致

句法長短相稱可式可式

從孟子天將降大任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夏以賀也林西仲曰駭疑俱可弔喜則當賀道遠言

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朕泯朕而悉無有乃吾所以

尤賀者也林曰又進十層說夏出人意外足下勤奉養

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

駭左右不能樂朝夕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不能勤奉養吾是

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

將大有為也乃始見困震悻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

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狀斯道遼濶誕漫雖

嗤嗤笑貌作嗤誤也

其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則參元之無行可知所以舉荐則以為得重賂而不免于竊笑也

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人雖知之皆不敢言一出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奉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息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狀時稱道於行剗猶有顧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

一篇議論全是寬慰參元且以為回祿之相吾子即參元亦當顏解一懈歸有光曰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夕未慰也云顏曾也養其為樂也大矣照上養字樂字

所加嘗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人之疑慮舉為灰燼黔其廬赫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也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林曰相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林曰譽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顯貴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佐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應上養樂二字

對上又變
一意有權
度有筆力

茅云絕似
奸臣態度

待且而入
與假寐而
坐就見忠
邪之分

左傳稱盾
坐而假寐
註云不脫
衣冠而睡
也

相臣只此
三品非忠

則奸非奸
則庸而未

庸相一段
尤簡切可

夢

善而有獲
寵之理
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

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

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

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朕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辜

也亦宜也此奸相所勤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

於宰相可不慎歟林曰總收上賢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

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林曰此在賢

別有一種庸相寵既不加禮亦不及其曰棘寺周官所謂

無所取者外之詞以為不足齒數也王外朝之

左棘九卿
所佐也
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點

鄒東廓評
宋置待漏院者示勤政也元之記發揮明悉

於續文章軌範而終之以此篇者冀後學始而

勤學終而勤政歷官宰輔

以待漏于茲院之意云

茅鹿門評
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

溫公諫院題名記均為垂世之教之文

王鳳洲評
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

免稍徘徊狀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

林西仲評
待漏兩字顧名思義全在勤勞上故開手以勤

字作主狀方其待也一日所勤政俱要此時預

先打點故轉出思字而思之中又當知所以思

之善惡故又分出賢相受寵奸相受譴二大扇

以慎字總收勸戒極切末以庸相作結見其胸

中只有苟祿全身一番作用其思在此其勤亦

在此雖寵辱不加此輩原等不得待漏之人

矣尤當警省細玩詞意似過於平正無波但名

為記句語語是箴故自言規於執政其體製不得如此耳

文章軌範續集卷之七 大尾



寬政八丙辰歲五月新刻

江戸

須原茂兵衛

京兆

植村藤右衛門

今村八兵衛

澁川清右衛門

大阪

全 與左衛門

增田源兵衛

泉本八兵衛

